

用手术刀拯救生命 用信仰拯救民族 用背叛终结爱情

SNOW WOLF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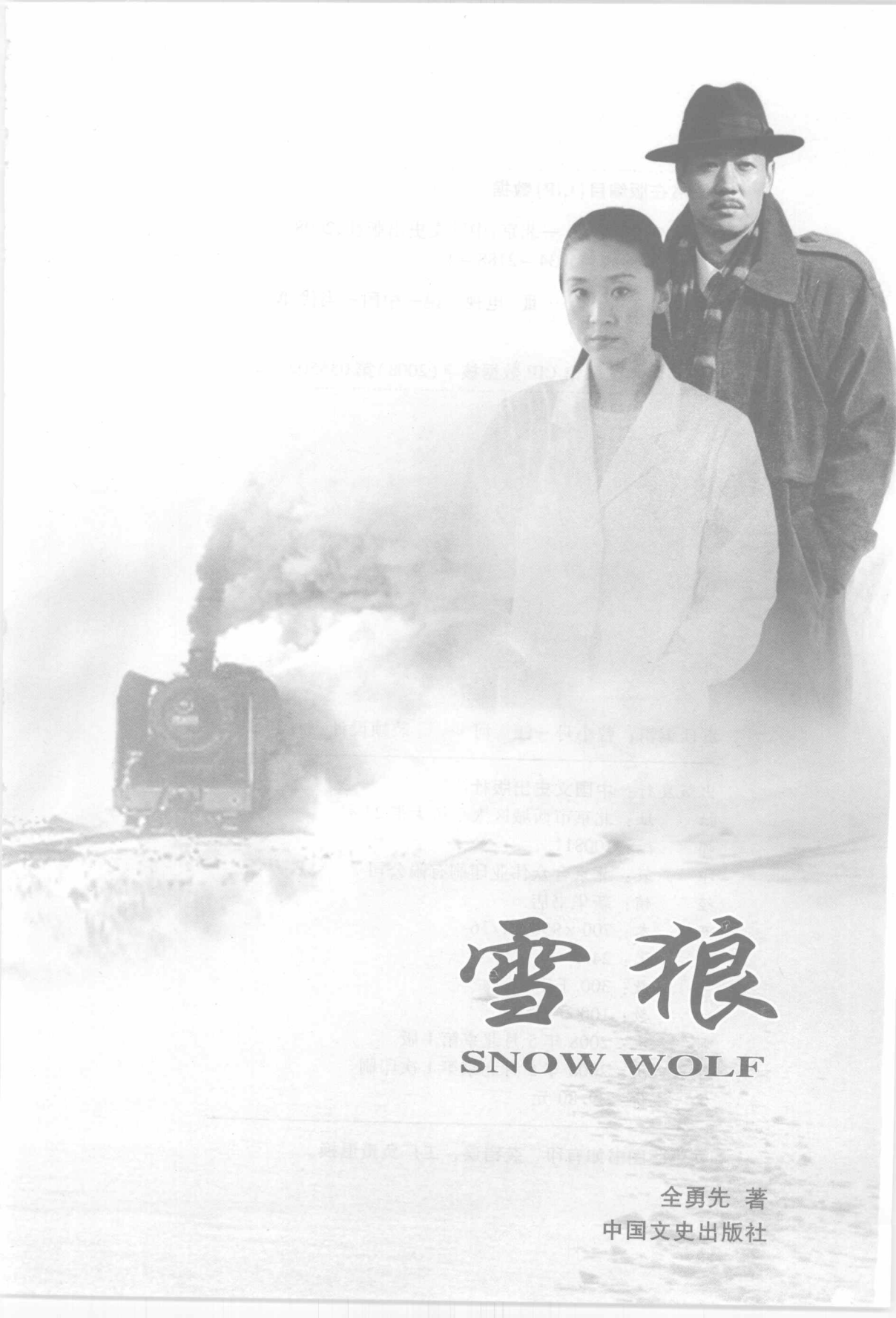
● 全勇先 著  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雪狼



良知 爱情 牺牲 背叛 拷问一个男人的苦难心灵



# 雪狼

SNOW WOLF

全勇先 著  
中国文史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狼/全勇先著. —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2008.5

ISBN 978 - 7 - 5034 - 2188 - 4

I. 雪… II. 全… III. 电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55502 号

---

责任编辑:曾小丹 江 河      装帧设计:林红红

---

出版发行: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

邮 编:100811

印 装:北京合众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00×990 1/16

印 张:24.5

字 数:300 千字

印 数:10000 册

版 次: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39.80 元

---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工厂负责退换。

## 关于本书

---

一部精彩的剧。一本好看的书。

让真理更真切。让信仰更可信。

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哈尔滨。留日归来的刘栋梁到了哈尔滨市立医院后就被提升为外科副主任，他和年轻的女麻醉师娜拉一见钟情。医院收治了一名日本宪兵队押来的要犯——抗联女政委赵一曼。刘栋梁在给她治伤的过程中，被她正直高尚的情操和超凡脱俗的美丽所感动。这时地下党找到了刘栋梁，用特殊方式要求他帮助赵一曼脱逃。刘栋梁慎重地同意帮助他们。当刘陷入困境，娜拉利用特殊关系帮助了他，使他免受牢狱之苦。两人很快相爱。这时刘栋梁才知道娜拉原来是警察厅长苏春来的女儿。慈爱的岳父、美丽的妻子，自然是刘栋梁从事抗日活动的心理障碍。但信仰对于刘栋梁灵魂的震撼，使他最终还是加入抗日的行列，成为代号“雪狼”的秘密特工，也成了警察厅长家的“内鬼”。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，多次从苏春来书房的保险柜中获取重要的情报，拯救了哈尔滨地下组织；为了除掉苏春来，作为内线的他又向地下组织提供了苏春来的行动路线，并最终亲自参加了绑架暗杀自己岳父的行动……

良知，爱情，背叛，牺牲，拷问一个男人的苦难心灵……





全勇先 作家。1966年生于黑龙江。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《恨事》、长篇小说《独身者》。2002年开始步入影视圈，曾写过电视连续剧《母亲》、《岁月》（原名《沧浪之水》）、《雪狼》等剧本，在全国各地热播。现居北京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自由职业者。



刘栋梁的画外音：雪狼只是一个象征，一个幽灵，一个幻影，也许它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，也许它只出现在传说中……

教堂的钟声回荡。钟声辽远而开阔，低沉而深远。

索菲亚大教堂的尖顶。

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哈尔滨

马路上铺着厚厚的积雪。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哈尔滨市立医院的街道和大院。

飞驰而来的几辆日本军车。车门被粗暴地打开，发出砰的金属撞击声。急匆匆的脚步声中，可以看到一副担架和担架上一只晃动的脚。这只脚穿着很大的破烂的靴子。给人的感觉像个男人的脚，或者是一个深山老林里猎人的脚，上面还有血迹和红色的冰碴。

几个穿着满洲国制服的警察在不断的吆喝声中，气喘吁吁地跑着。

两个日本宪兵在用日语大声地喊叫：散开！散开！

惊慌的医务人员和病人们在叫喊声中连忙躲到一旁。

那只脚不停地晃动着。担架也在晃动着。

跑在前面的日本宪兵一下子推开手术室的门。

一个男人有些惊讶地转过脸来，慢慢摘下口罩。他就是故事的主人公刘栋梁。他显得文弱而清秀，有一种稍带内向和忧郁的气质。他正在给一个手臂受伤的男人缝合伤口，对这些粗暴的闯入者有些愠怒。

戴着白手套的日本宪兵远间警佐走过来，很随意地给他敬了个礼，却很霸道地对他命令道：先生，请马上抢救这个人！（日语）

翻译官于仁庆跑过来，呆板地翻译道：先生，长官请你先抢救这个人。

刘栋梁看了他们半天，突然不动声色地说：请你们出去！

翻译官吃惊地说：这是命令！

刘栋梁声音不大却又不可动摇地说：我再说一遍，请你们出去！

翻译官目瞪口呆。不懂汉语的远间警佐察觉出什么，瞪着眼睛走了过来，看了刘栋梁一眼，问翻译官道：他说什么？（日语）

翻译官紧张地说：他说他要做完手术！（日语）

远间警佐不满地：告诉他，违抗命令的话，我马上逮捕他！（日语）

有些愠怒的刘栋梁却固执地用日语说：我再说一遍，请你们出去！

远间警佐没想到刘栋梁会说这么流利的日本语，有些吃惊，但是马上又变得愤怒，他吼道：你相信吗，我可以马上逮捕你！（日语）

宪兵走过去，粗暴地推开护士和医生，说：快快地！（日语）

刘栋梁显然被激怒了，但他依然保持着平静：命令？……这里是市立医院，我在做手术！（日语）

宪兵听到刘栋梁的话，非常愤怒，大吼一声：浑蛋！（日语）

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了。这时候一个冷冷的声音从后面传来：怎么回事！（日语）

宪兵回头一看，连忙立正，说：队长，这个人不服从命令！（日语）

一个面貌冷峻的日本军官走了过来，他叫中村，是宪兵队队长。他很客气地用流利的汉语说：刘先生，对不起，这是我的部下。失礼了。

刘栋梁余怒未消，不过看到中村这么客气，也只好表示谅解。他说：等我做完这个手术吧，急救患者先让别的大夫处置一下。

中村点点头：好，请您抓紧安排一下。这个犯人对我们来说很重要。

刘栋梁：犯人？

刘栋梁才想起要回头看一下那个躺在担架上的人，不禁一怔。

躺在担架上的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。她头发凌乱，面色苍白。两只美丽的大眼睛有些忧郁和伤感。这双美丽的眼睛，一下子就把刘栋梁给打动了——赵一曼的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让人肃然起敬。只是漠然地静静地看着周围，什么也没有说。

刘栋梁走过去，掀开被子，看了看已经用剪刀剪开的裤管和胡乱包扎的止血带。刘栋梁皱起眉头，看了看满是血迹的伤口。伤口上还向外渗着血珠。他又看了看赵一曼。

赵一曼也抬头看了看他，有一种淡淡的、听天由命似的冷漠。

两人四目相对，什么也没说。

刘栋梁回头喊：小韩。

一个戴着口罩的十六七岁的小护士答应着从处置室里跑了出来。她摘下口罩，看起来年纪很小，长得细鼻子细眼。谈不上漂亮，却很清秀，聪明伶俐，显得听话、能干。

刘栋梁：把伤口消毒。你和李大夫做一下术前准备。

护士小韩唉了一声，急匆匆地跑走了。

中村很客气地朝刘栋梁点了点头，示意屋里的人都退出。大家看到中村这么客气，连忙纷纷退了出去。

中村走到赵一曼跟前，两个人目光阴冷地对视。赵一曼还是那么从

容,镇静,不动声色。中村什么表情也没有。既看不出什么敌意,也看不出什么忙乱。他像个绅士,是一个难以琢磨的人。这样的人给人的感觉似乎有点儿难以对付。因为他看起来非常有教养,喜怒不形于色。

他从外面慢慢把门关上。

刘栋梁很疲惫的样子,从手术室里出来。护士小韩跑过来给他擦擦汗。刘栋梁问:准备好了吗?

小韩点点头。刘栋梁问道:这个女的是谁啊?这么兴师动众。

小韩:不知道,听说姓李,日本人说她是女土匪。

刘栋梁:哦,女土匪?

小韩:她真漂亮。

刘栋梁说:是啊,是很漂亮。

小韩一怔。刘栋梁像所有医生那样冷静和麻木的样子,说:她的伤口已经臭了,重度感染。要想活命的话,可能就得截肢。

小韩一下子咬住嘴唇:啊?天哪!

刘栋梁:麻醉师呢?

小韩:李大夫半个小时前出去了。

刘栋梁一听不高兴了,皱着眉头,说:工作时间就这么随便请假?

小韩:好像他家里出了什么事?我让小丁去找了。

刘栋梁把手术用的钳子“当”地一下放到托盘里,很不满意的样子,说:那你怎么不去找!

小韩很紧张地说:我……我不知道他家。

刘栋梁叹了口气,说:这医院现在怎么成了这个样子!找谁谁没影儿。准备手术吧!

小韩忐忑地说:可是李大夫还没到呢?

刘栋梁:等他来,黄瓜菜都凉了。

小韩着急起来,说:那怎么办?

刘栋梁:你去二外科临时找一个麻醉师来。老陆肯定能在。

小韩:对了,不是说院里新调来个女麻醉师吗?

刘栋梁:女麻醉师,我怎么没听说?

小韩:好像刚来报到,还没分科呢。

刘栋梁想了想,说:你去院长那儿,把她找来!

医院走廊的木制地板发出空空荡荡的脚步声。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姑娘走了过来。她就是故事的女主角,叫娜拉。娜拉看起来有些任性和单纯。她急匆匆地走着。护士小韩一溜小跑地跟在她后面。



娜拉：受伤部位在哪儿？

小韩：腿上、胳膊上都受了伤。是……枪伤，露骨头了都。

娜拉：是女的？

小韩点点头：嗯。那女的长得可漂亮了。

娜拉没说话。

日本宪兵和警察特务乱哄哄地挤在手术室外的走廊里，如临大敌的样子。忙着工作的医务人员都神色紧张，小心翼翼。

宪兵队长中村戴着白手套，很有一种日本武士的做派。跟一般的武士比起来，他不粗野，如果不穿军服，他像个得道的武士。他总是很客气、很绅士、很周到的样子。他不同于那粗暴的远间警佐，他的威严来自于骨子里——他是那种客气着让你屈服的人。

刘栋梁从屋里走到中村跟前，说：她情况不好！伤口都化脓了，属重度感染。

中村说：很危险吗？

刘栋梁：有一点。

中村：如果是治不好，那我们就趁她清醒，赶紧审讯！

刘栋梁：我尽最大努力吧。弄不好，她得截肢。

中村松了一口气，说：哦，截肢不要紧，只要她还能活着、能说话就行。

听了这话，刘栋梁内心感到憎恶，他漠然地看了中村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身走进屋去。

中村还是彬彬有礼的样子，说：拜托了，刘先生。

手术室里，赵一曼躺在那儿，护士小韩很小心地帮她脱掉衣服，用手术单子盖在她的身上。也许是因为冷，赵一曼微微哆嗦起来。

小韩：你冷吗？

赵一曼点点头。

小韩把赵一曼裸露出的肩膀细心地盖好。这时候，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年轻人走了进来，他叫董宪勋。正在准备手术的医务人员都看他，让他有点儿不自在。他向大家解释说：忙你们的，我不影响你们工作。

董警官看了看赵一曼，站到角落里。这时候刘栋梁走了进来。他一眼看见董警官站在那儿，马上皱起了眉头，说：这位先生，您……？

董警官有些尴尬，说：是队长让我进来的。

刘栋梁：这是手术室，外人是不能进来的。

董警官听了这话，不太舒服，他不满地看了看刘栋梁，有些强硬地说：你有意见，跟当官的去交涉吧。

刘栋梁想想没有说话。面对医务人员们有些敌意的目光，董警官大概自己觉得也有些没趣，只好自嘲地说：哦，你们忙吧。

董警官说着走了出去，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了手术室外面的走廊里，在那儿他能监视到手术室里发生的一切。

处置室，镜子前。娜拉穿戴好了手术服，把自己清秀的面孔用口罩遮住，只露出两只清纯的眼睛。她镇静了一下，转身进了手术室。

赵一曼很镇静的样子。她看着忙碌的医生们，显得有些冷漠。

刘栋梁走了过去，问：你多大了？

赵一曼声音不大地说：二十九。

刘栋梁想了想，说：我想告诉你，你的腿可能要截掉！

赵一曼失去了镇静，一下子慌了起来，说：那不行！

刘栋梁：刚才我看了X光片子，里面有二十四块碎骨片。怎么说呢，要是为了安全起见，得把大腿锯掉，这样治疗的时间会短一些，伤好得越快。要是不锯掉，身体不发烧，还能度过去，要是发烧就不好说了。

赵一曼：如果不截肢，最好的结果会是什么样？

刘栋梁被她问愣了，他迟疑了一下，说：别人都问最坏的结果是什么，你却问最好的结果……最好的结果也许会僵化。僵化之后，只不过腿略微短一些，将来可能走路会有一些跛，不过应该问题不大。

赵一曼看着他。刘栋梁接着说：但是你目前的情况很严重，我们还是建议截肢。这样可以很有把握地保住你的生命！

赵一曼冷冷地反问道：我要命干什么？

刘栋梁想了想，说：那你的意思是？

赵一曼：要截肢，你还不如让我死！

刘栋梁想了想：那好吧，我们尽最大努力。你也要配合我们，好吗？

赵一曼点了点头。

娜拉走了过来。小韩介绍说：刘大夫，这是咱们院新来的麻醉师。

娜拉点了点头，说：你好，我叫娜拉。

刘栋梁看了看她，有些不信任的样子，说：你，这么年轻……

娜拉笑了，说：你信不着？

刘栋梁：不不，不是那个意思。

娜拉：那我现在给她用药啦。

刘栋梁点点头。娜拉转身去拿药。刘栋梁不太信任地看着她走出门去，似乎有些烦躁：李大夫到现在还没来？

小韩惶恐地点点头，说：李大夫他爸爸脑中风了，他来不了了。

刘栋梁叹了口气，什么也没说。这时候赵一曼突然对刘栋梁开口说：

大夫,无论如何你要保住我这条腿!

刘栋梁看了看赵一曼。赵一曼苍白的脸,显得有些痛苦。

刘栋梁满头大汗。护士小韩不停地给他擦拭。

刘栋梁对娜拉说:麻药劲儿好像有点过了。

娜拉:没问题,至少还有一个小时。

两个人目光相遇,刘栋梁点点头。远处的角落里,董警官在不停地看着这边。他皱着眉头。

手术室外,中村在不停地看着手表。翻译官说:中村先生,您先回去休息吧,这手术看样子一时半会儿也完不了。

中村摆了一下手,说:不,我不能离开这儿。你现在去通知苏春来,让他马上过来!

翻译官:是!

警察厅,一个穿便服的男子坐在办公桌后面。这个人五十多岁,头发有些花白了,但是看起来非常有风度,像个有文化的绅士。他叫苏春来,是哈尔滨市警察厅长。警卫兼司机的亲信陈铁走了进来。他说:苏先生,中村队长让您去一趟,还是那个女匪首的事儿。

苏春来说:去哪儿?

陈铁:去市立第一医院。

苏春来一愣:哦?……你知道我说过,我再也不去那家医院了。

陈铁:我知道,但是中村队长亲自请您过去……

苏春来想想,说:你准备车吧。

陈铁晃了晃头:真是巧了。

苏春来:是够巧的。

两人笑笑。苏春来站起来,陈铁帮他穿上黑色呢子大衣,戴上了黑色的呢帽。苏春来说:咱们到那儿,见到她别说话就是了。我交代过她的,在外面见了,要装作不认识。

陈铁:说不定还碰不上呢。

苏春来:碰上了也装不认识,千万别露了。

陈铁点点头:嗯。

医院手术室。刘栋梁“当”的一下把一颗子弹头扔到托盘里。他的头上又溢出细密的汗珠,护士小韩在边上给他擦了擦汗。

娜拉在一旁看着一丝不苟、认真做手术的刘栋梁。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美丽眼睛的她,目光里有一丝尊敬和温温的暖意。

刘栋梁低着头,认真做手术,对周围的一切置若罔闻。角落里,穿一身警察制服的董警官在一旁监视着他们。他显然是站得太久,有些疲倦了,身子靠在墙上,有些木然地看着那些忙碌的医务人员。

小韩跑过去拿器皿,董警官正好挡在柜子前面。小韩说:请让一下。

董警官连忙躲开,身子刮到了桌子,差点碰倒上面的东西。他连忙伸手扶住。小韩取了东西回到手术台边上,皱着眉头小声说了句:真讨厌!

刘栋梁瞪了她一眼,声音不大,但有些严肃说:别说话!……把止血钳给我。

小韩缩了一下脖子,不吭声了。

娜拉看着刘栋梁。她又看了看躺在手术台上的赵一曼。

赵一曼浑身是汗,不停地喘息。

日本宪兵和特务们临时占据了医务室。没有人说话,空气沉闷,医务人员在他们周围都显得小心翼翼。这时候日本宪兵远间警佐急匆匆地走了进来,说:队长,女土匪的身份有了些眉目,她是珠河游击队的政委,大家管她叫“瘦李”,和赵尚志的队伍联系密切。(日语)

中村满意而兴奋地点点头,说:好!(日语)

手术室里,刘栋梁摘下口罩,松了一口气。医务人员也如释重负。刘栋梁低头对赵一曼说:手术很成功!要是不出意外,你的腿应该能保住。

赵一曼第一次微笑了,说:谢谢!此时的赵一曼不像一个职业革命家,更像一个平凡的女性。

刘栋梁从手术室里一出来,中村和特务机关的人马上围了过来。

中村问:刘先生,手术怎么样?

刘栋梁:很好。所有的碎片都已经清除掉了。如果不感染,不发烧,她应该能康复。

中村连连点头:好,好!多谢诸位。

刘栋梁:不过,这段时间要让她情绪平稳,最好不要打扰她。

中村犹豫了一下,说:你们给她找一个安静的病房。这期间我们要对她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看守。当然……我们不会影响你们正常的治疗。

刘栋梁:她现在需要绝对安静。

苏春来领着两个保镖走进医院。医护人员看来头不小,都给他让路。苏春来走到手术室旁,正好跟戴着口罩的娜拉走个对面,娜拉一愣,摘下口罩,刚要说什么,苏春来看了她一眼,什么也没说走了过去。

保镖陈铁把手放在嘴上,示意娜拉不要做声。娜拉欲言又止,只好匆匆走了。

护士小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,她皱着眉头,显得有些吃惊。她看着娜拉的背影,满腹狐疑的样子。

苏春来走进了医务室。远间警佐看到他,连忙立正,行礼。看得出这个人在日本人的眼中威望很高。

中村见到他,也笑了,说:苏厅长,辛苦。

他请苏春来坐下。苏春来坐在沙发上。屋里的几个正在忙碌的医务人员都被随从清了出去。

中村:看来,这次我们抓住了一个大人物。

苏春来:哦?是赵尚志的人吗?

中村:至少和赵尚志的部队有密切的关系。这个女人在当地一直鼓动村民反满抗日,非常具有煽动力。她应该跟抗联的高层有密切的联系。

苏春来:她开口了吗?

中村:还没有。但是,我相信她会开口的。

苏春来:那就好!但愿她能配合我们。

中村很自信地说:只要她活着,我们总会找到办法。

老谋深算的苏春来没有说话。

赵一曼静静地躺在病房里,护士小韩在边上照顾她。

中村和苏春来走到赵一曼的床前。赵一曼看了他们一眼,把目光移向别处,看也不看他们。

中村掀起被子,看了看赵一曼腿上的伤口。赵一曼的腿是赤裸的,她用手从中村手里拉过被子,盖住自己赤裸的大腿。

中村觉得赵一曼在蔑视他。心里尽管怒火中烧,但表面还装着很平静的样子,说:怎么样,好些了吗?

赵一曼什么也没说。

苏春来:你姓什么?

赵一曼声音不大地说:姓王。

苏春来:姓王?

中村笑了,说:你别骗我们了,我们知道,你叫赵一曼。

赵一曼反问他:知道你还问我?

中村:你,这几天好好养伤,然后冷静下来想一想。关于你,所有情况我们都了如指掌。你是想做一个顽固的不识时务的人呢,还是做一个明智的人,你自己有充分的时间作选择!

赵一曼没有说话。

苏春来很关心的样子,说:这几天你就好好养病,生活上有什么困难,有什么要求,随时可以跟我们提出来。

赵一曼眼睛看着别处,还是那么淡淡地说:我没什么要求!

中村说:我要告诉你,一切消极抵抗或是不合作的态度,都会给您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和麻烦。怎么说呢,到我们这里来的人,没有不开口的。我们想知道什么,就会知道什么!

赵一曼没有吭声。中村的脸色阴沉了下来。两个人关上门走了。护士小韩两手捂着胸,在一旁紧张得透不过气来。

中村和苏春来一出门,特务们就围了过来。

苏春来指示下属:这里要二十四小时专人看管。除了医院警卫室,大门口和楼道要时刻有人把守。

警察队长张凤山:是!厅长。

中村:对这样的危险人物,一定不能掉以轻心。所有警官都要负起责任来,不能出任何差错。

张凤山:是!厅长。

医生办公室。刘栋梁站在窗前,看着窗外纷飞的大雪。

日本人和那些军警宪特的车子一辆辆开走了,院子里突然冷清起来。只有两个穿大衣的警察站在院子里吸烟。

刘栋梁一下子坐在椅子上,疲惫地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点着了一根烟。这时候他看到一辆神秘的黑色轿车,慢慢驶过来停在马路对面的花园前。刘栋梁眯着眼睛,很仔细地打量着那辆黑色轿车。

过了一会儿,一个戴着旱獭皮帽子的高个男人从车里走了出来,四下里看了看,倚在车上点着了根烟,四处张望着。

刘栋梁似乎意识到什么,趴在窗子前一会儿打量一下黑色轿车,一会儿打量一下那边两个聊天的警察。

突然身后传来门响。刘栋梁转过身来,原来是周医生走了进来。

刘栋梁:哦,今天你值夜班?

周医生:对,我白天休息了。怎么,听说今天给一个女土匪做了手术。

刘栋梁:什么女土匪?

周医生:我只是这么一说,其实我骨子里同情这些人。听说抓她的时候,她一直在反抗。

刘栋梁叹了口气:是个了不起的女人。

周医生:她是共产党吗?

刘栋梁:我不知道……哦,我得走了,你晚上要格外注意她的体温。

如果有高烧现象,马上通知我。

周医生:好,有情况我给你打电话。

刘栋梁:医院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特务,言谈举止,说话办事,你要格外当心哪。别给自己找麻烦。

周大夫:是,你也小心啊。

刘栋梁:那我走了。

刘栋梁在窗前掐灭了烟头,远远地打量着那辆黑色的轿车。那个男人也抬头朝这边的楼上看了看,掐灭了烟头,钻进汽车。那辆黑色小轿车慢慢走远了。

刘栋梁皱着眉头,觉得这里一切非常可疑。

医生休息室。叭的一下,刘栋梁脱下旧皮鞋,扔在地上。

刘栋梁脱下白服,换上自己的皮夹克。他显得很英俊,很儒雅,还有一些冷峻的样子。这时候娜拉走了过来,她穿戴不俗,落落大方,俨然一个美女。不过她身上时而还流露出一股千金小姐的任性劲儿。

娜拉朝他笑了一下,说:刘主任,下班啊。

刘栋梁愣了一下,说:你是实习的?

娜拉笑了,说:和你说过了,我是新来的,叫娜拉,今天咱们还在一起做手术,你就不认识我了?

刘栋梁也笑了,说:我听你说话声音有点像嘛,不过没敢认。当时你一直都戴着口罩,我当然认不出来了,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啊。

娜拉听了这话很高兴的样子:您真会抬举人。

刘栋梁:好,你业务很好,前途无量。

娜拉:我们实习的时候就听说过您了。说您是从日本东京医科大毕业的高才生。

刘栋梁:什么高才生,过奖了……娜拉你住哪儿?

娜拉迟疑了一下,含糊地说:我……我在南岗那边。

刘栋梁:哦,正好和我顺路。

娜拉想了想,突然说:刘主任,那我先走了,有朋友等我呢。

刘栋梁有些不自然,说:好,好,你先走吧。

黑色的轿车停在医院街道对面的雪地里格外惹眼。娜拉上车前四下里看了看,见周围没有人,开门上了车。里面坐着的那个男人是陈铁,朝她笑了笑,说:娜拉。

娜拉说:走吧。

汽车开走了。从车窗里望出去,外面街道满是积雪。四下里光秃秃

的树枝像伸向天空的乞求着的手臂。

陈铁：怎么样，第一天上就摊了个大手术，累吧？

娜拉：可不是，累死我了。

陈铁：还好吧。

娜拉：嗯，这里的同事都不错……唉，对了，你下回接我，离医院远点啊。可以停在这公园门口，我走过来就是了。

陈铁：嗯，那就说好了，停在这儿。

娜拉：那女的长得真漂亮。

陈铁：你是说那女匪首？

娜拉：是。特别是她那双眼睛，那么清澈，透明……我要是男人，非得喜欢上她不可。

陈铁笑了，说：可惜啊，当了土匪。

娜拉：我原来印象里，女土匪都是五大三粗，一脸麻子什么的。没想到这个女的看起来像个有文化的人。

陈铁：当然了，她读过书。

娜拉：真可惜。

陈铁：医院里情况怎么样？

娜拉看了他一眼，有些任性的样子，说：什么怎么样？

陈铁：就是……我是说一切还正常吧。

娜拉：当然正常。

两个穿大衣的中年男子，从医院门口走过，目光不经意地掠过门口。

两个警察正在后院小楼的门口走来走去。

四十多岁的男子叫杨一甫。样子有些清瘦，脸上稍稍带一些苦相，像个教书先生。另一个非常健壮，中等个子，很英武的样子，他叫许克明。

许克明小声地说：能肯定她在医院里吗？

杨一甫：你看这架势还看得出来吗？

许克明：到处是警察……唉，你见过赵一曼没有？

杨一甫：没有。

许克明：这医院里有我们的人吗？

杨一甫：没有。

许克明：那怎么办？

杨一甫：总会有办法的。

许克明：按她的伤势，几个月也出不了院。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把她救出来。

杨一甫：是啊。但是也不能救早了。如果现在就把她救出来，没有充



分的医疗条件,她还是活不了。

许克明:但是如果她完全好了,日本人又会把她转移走。

杨一甫:是啊,所以我们的行动一定要恰到好处,不能早也不能晚。

许克明抽了口烟:赵一曼会不会扛不过去?

杨一甫:你说什么?

许克明犹豫了一下:我是说……她会不会在严刑拷打下出卖我们。

杨一甫停顿了一下:她是我们经过考验的同志。但是按照地下组织原则,跟她有联系的所有同志都要进入隐蔽状态。这是原则,对事不对人。尽管我们充分信任她,但是我们凡事必须要往最坏处考虑。

许克明:我们警察厅内部有线人吗?

杨一甫:这是机密,我不能告诉你。

许克明:我懂了。

输液器点点滴滴。护士小韩在精心照顾赵一曼。

门口,董警官百无聊赖的样子。

远处,传来索非亚大教堂的钟声。

赵一曼问:你叫什么?

护士小韩:我叫韩勇义。

赵一曼:看你年龄很小啊?

小韩:我十六。

赵一曼羡慕地看着她,说:多好啊。真羡慕你。

小韩笑了,说:姐,你多大?

赵一曼:我二十九。

听到她们的对话,董警官伸脖子朝里面看了一眼,说:唉,小姑娘,警察厅有命令,除了正常看病,平时不能跟她说话。

小韩很厌恶地看了他一眼。赵一曼一笑,说:你去吧。

小韩拿出体温表看了看,说:姐,等我一会儿再来看你。

赵一曼感激地握了握她的手。

小韩走到门口的时候,瞪了一眼董警官。

董警官什么也没说。

这是个单身汉的家,是一个俄式的小二楼,木地板,高高的窗子。刘栋梁打开电灯。他看起来有些颓废,无精打采的样子。

刘栋梁刚刚坐下,电话铃响了。他皱着眉头,接了电话:喂!

小韩(画外音):刘大夫,那个女患者体温有点高。

刘栋梁:多少度?